

R

人间物语

enjianwuyu

一条路的变迁

□宋聚新

在我的记忆里,去姥姥家走亲戚是很幸福的事,因为有新衣服穿、有好吃的、有压岁钱、有沿途看不完的风景,所以每年我都掰着手指数着盼着去走亲戚的那天。

大人们却并不盼着走亲戚,因为那条通往姥姥家的路太难走了,所以每年只是大年初二那天走一趟。

那时候去姥姥家要走60多里地的泥土路,两米来宽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,凹凸不平,一路走下来颠簸得人浑身像散了架。

记得每次走亲戚,母亲天不亮就生火做饭,父亲则把两辆即将“出征”的自行车检修保养一遍,紧螺丝、上足油、打饱气,车后座上捆绑一根木棍,棍子两头各挑一只笆斗,蒙上花布包袱,里面盛着平时舍不得吃的白蒸馍、黄面团、枣花糕、一只羊腿或一刀猪肉和几封点心之类的礼物。吃完饭,梳洗完毕,换上衣服,天刚蒙蒙亮,父母就骑上自行车,带着我们

姐弟几个出发了。

一路上都是走亲戚的,穿着簇新的花花绿绿的衣服,男女老少脸上都洋溢着笑容,路上车水马龙,载着礼品,当然远没现在丰富,无非就是白蒸馍、枣花糕、油炸果子、一块肉之类。路上出了一身的汗,父亲把棉袄脱了,歇了一会儿,吃点干粮补充体力,继续蹬车赶路。疙瘩的路狭窄且难走,赶到姥姥家时常是下午1点多了。

去姥姥家当天无法返回,住上一晚,第二天早早吃过午饭返程。姥姥、姥爷对父母说:“你们离得远,来一趟不容易,多住几天吧。”当然不是客套,实情如此。拗不过亲人们一再挽留,有时我们住上三四天才回家。

记得20世纪70年代,那条土路加宽了,能并排过两辆马车。当我们走亲戚回来的时候,大舅就会套上马车载我们。我隐约记得,有一年途中马不知怎么受惊了,尥蹶子,束

鬃甩尾长啸,狂奔着把马车拽进了路旁覆盖着白茫茫薄雪的麦田里,幸好没有河渠沟壑,要不就要翻车了,大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车拖出来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那条路铺成了柏油路,我们走亲戚就方便了些,可是经常过拉石头石子沙子的重卡车,那条路就被压得“千疮百孔”了。

此后那条路修过几次,一次比一次加宽,现在已经十几米宽,双车道,可以说畅通无阻,平坦如砥。路两边也开始在麦田里突兀着零星的反季节蔬菜大棚,一年比一年多,渐渐成方连片,还有那一片片的果园,过年仍在田间大棚里劳作的人们……这是社会日益发展,交通逐渐发达,人们生活步步高升的一个缩影啊。

过去去姥姥家一个来回得六七个小时,累得人筋疲力尽,现在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。前不久二舅全家人来看望我母亲,吃过饭,表弟有事先开车回去了。母亲他们继

续聊天,不知不觉日落西山,亲戚们吃过晚饭要回去。我儿子开车送他们。我泡了一壶龙井茶等儿子回来一块回城里的家。一壶茶还热着呢,儿子就回来了。我疑惑地问儿子:“把你舅姥爷舅姥娘送回家了吗?”“送回家抽支烟歇了会儿才回来的。”我惊叹:“真快!”脑海里冒出了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诗句来。

交通便捷了,条件好了,出行有车,生活圈扩大了,亲戚们往来方便了,联络更紧密了。过去一年才难得走一回亲戚,现在是想去就去,跟上邻家串个门差不多。

那条路,不仅承载着我的探亲之旅,还见证了我的爱情,我的工作历程。

那条路,过了一条叫东渔河的大桥往东不远,北面就有一条齐刷刷白杨树夹道的乡间小路。小时候去姥姥家走亲戚,每经此我就浮想联翩:那条弯弯曲曲的乡村路通往

何方?多么幽深而神秘啊。

往事悠悠,似水流年,冥冥中注定我与那条路结缘。参加工作后,单位就在姥姥家所处的那个镇子上,我每天都从那条路上经过,感到亲切而温馨。

后来我与一个俊秀开朗大方的女孩相遇相识相知相爱,经过两年的爱情长跑,修成正果,与心上人携手并肩走进婚姻殿堂。

恰巧,爱人的家就在那条曲径通幽的深处,一个三季繁花四季常青的村庄。每年我偕妻都要走过那条林荫小路,路的尽头安居着慈祥的岳父母。

那条路赋予我亲情、友情、爱情,一路芬芳着温馨和甜蜜的记忆,指引着我走上了工作岗位,觅到了知音,神仙美眷夫复何求?

那条路,过去伴我风雨同行,现在及将来,仍将陪我砥砺前行,一路走下去,一定会越走越宽广,走上金色小康大道,路上的风景更美好!

贺菏泽两会召开

□王德金

壬寅春早舞东风,万象更新两会迎。
经济腾飞添动力,城乡隽秀展繁荣。
精诚携手天成美,勇毅同心地有情。
打造鲁西高亮点,聚能蓄势敢攀登。

随想

□黄福斌

书生已过三十载,
岁月摧残两鬓衰。
谈笑莫知路途泞,
鞠躬一生永前行。
回头已至老骥时,
壮士暮年恐欲迟。
奋斗不忘党初心,
死而后已报国恩!



春天,浩浩荡荡来了

□武红旗

没有人知道
你像梅花般绽放在风雪中
需要经历怎样刻骨铭心的彻骨寒
也没有人知道
你在翻越冰天雪地的路上
摔过多少难以忘怀的跟头

没有人知道
你像小草一样拱破泥土
需要付出多少异于常人的代价
也没有人知道
你低调内敛的魂魄里
到底贮藏着多少
让冬眠的生命沸腾的热血

只是因为
你是如约而至的春天
阳光明媚 浩浩荡荡
此刻,愿我们
在这暖洋洋的春光里
告别如梦往事
采撷一朵娇艳的迎春花
为激情四射的青春加冕
让最美的韶华不虚度

人生当如散文

□王梅宏

一日,和朋友闲聊,他突然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,他说:假设一个人的人生面目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版本选择,一种是诗歌的版本,一种是小说的版本,还有一种是散文的版本,这三种版本之间,你希望你的人生是哪一种版本呢?是小说?是诗歌?还是散文?

我略一沉吟,之后坚定而果决地给出了自己的选择:散文。

是的,我希望在自己人生終了的那一天,可以淡然而平静地对自己说:我这一辈子,是一篇还能勉强看得过眼的散文,或者说,我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篇散文,一篇在立意、结构、语言各方面都还能说得过去的散文。能活到这个份上,此生足矣。

为什么不是小说、诗歌,而偏偏是散文?朋友追问。小说包罗万象情节曲折跌宕起伏,诗歌是语言的精华堪称文学皇冠上的钻石,散文呢,太不起眼了,就像路旁田边随意生长的花草,平淡无奇,一点儿也不激动人心——你为什么选择散文?

这个没有太多道理,就好比有人喜欢穿牛仔装,有人喜欢穿西服;有人喜欢碎花的旗袍,有人更喜欢一袭纯色的长裙,我对朋友说。

回头再想,我希望自己的人生像散文,其实还是有些缘由的——散文的特性与我的个性之间,在某些方面存在着高度的契合,或者说,是二者从骨子里长出来的某些东西,充满了太多相似或相像的成分。

文体和作者之间,就像人与人之间,是讲究契合度的。契合度越高,同频共振的可能性越大,

也就越可能碰撞出灵感和火花。莫逆之交之间的交往,让双方都身心舒适、精神愉悦。作者和自己喜欢的文体,也会形成类似于莫逆之交的那种感情。

曾子说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”散文是我的朋友,亦是一个很好的老师,它启迪了我对生活、对人生的思考,在和散文的相处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。

散文是最为大众的文体,几乎没有门槛可言,但要真正写好散文,并非易事;正如普通人日子都能过,但要过好生活,并不容易。

好的散文应该是“形散而神不散”。这是我得到的关于好散文的第一个认识,也是我关于散文最重要的一个认识。所谓“形散而神不散”,我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说法是,散文不可太局促,太局促,则失了散文自由挥洒的韵致和意趣;另一方面呢,散文又不能过散,说东道西,散沙一盘,使人难得要旨。这个“核心意思”,就是散文的“神”,你不一定说出来,但一定要让读者领悟到。散文不散的关键就在于“神”。我们要过好这几十年不长也不短的人生,在每天吃饭睡觉读书刷手机看电视交朋友的日常中,我们要找到自己生活的目标,这一目标,就是人生这篇大散文的“神”。我们周围人的活动,表面上看都差不多,隔上若干年再看,你会发现,有人会像窗前的绿树一样,随着岁月一起成长出自己的年轮,有人却成为一粒黄沙,沉淀湮没于岁月的河床——仔细探讨,拉开二者差距的,就在于前者常常有想法有目标。写散文要确立“神”,过

日子要确立自己的目标,小目标、大目标,近期目标、远期目标,过一种“形散而不散”的人生。

散文又是讲究真实的,我的理解,这种真实是自然的真实,不夸张,不走样,不变形,保持着生活本真的形态,也展示着生活自然的纹路和肌理,就像我把手伸进清澈透底的溪水中感知水的流动一样。当我阅读一篇好的散文时,我喜欢文中透出的真实的生活气息,如同感知夏日上午的日光晒着我裸露的手臂那种略有些发烫的感觉,如同我的手指在妈妈陪嫁的真丝缎被上轻轻滑过,或者登山途中小心翼翼触摸那黝黑的枯树桩一样,我能真真切切感知种种生活不同的质感和纹理。

爱是我们行走这个世界的唯一理由,而散文写作就是用最温柔的方式,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,储存宇宙人世之爱的记忆密码,包括自然山水及一切美好事物之爱,譬如浩瀚的星空和草尖上的露珠,大山的磅礴和大海的怒吼……当你爱上这个世界,你就会情不自禁地爱上散文。

文学前辈们教导我们,真诚与素朴是美文的底蕴。是的,能打动人心东西,都是从心底自然流出来的,而不是依靠那些华丽的辞藻堆砌出来。真诚无敌,素朴至美。我确信,这一准则,于散文和人生,均同样适用。

最美好的人生当如散文。像散文一样生活,或者把自己这辈子活成散文的模样。生活散文化——是我的追求。